

紅樓夢八十回校本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

曹雪芹著

紅樓夢八十回校本

(四)

俞平伯校訂
王惜時參校

第八十一回

占旺相四美釣游魚

奉嚴詞兩番入家塾

且說迎春歸去之後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，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，却甚實傷感，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。只見寶玉走來請安，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邊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寶玉纔捱上炕來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「你又爲什麼這樣呆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並不爲什麼。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，我實在替他受不得。雖不敢告訴老太太，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裏受得這樣的委屈，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，向來不會和人拌嘴，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，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。」說着，幾乎滴下淚來。王夫人道：「這也是沒法兒的事。俗語說的，「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」，叫我怎麼樣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我昨兒夜裏倒想了一個主意：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來，還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，一塊兒頑，省得受孫家那混帳行子的氣。等他來接，咱們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們留一百回，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。這個豈不好呢！」王夫人聽了，又好笑又好惱，說道：「你又發了獸氣了，混說的是什麼！大凡做了女孩兒，終久是要出

門子的，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裏顧得。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，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。你難道沒聽見人說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」，那裏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。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，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氣，新來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扭別的。過幾年，大家摸着脾氣兒，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。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。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。快去幹你的去罷，不要在這裏混說。」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，坐了一回，無精打彩的出來了。熬着一肚子悶氣，無處可泄，走到園中，一逕往瀟湘館來。剛進了門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黛玉正在梳洗纔畢，見寶玉這個光景，倒嚇了一跳。問是怎麼了，和誰怙了氣了。連問幾聲，寶玉低着頭伏在桌子上，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。一會子問道：「到底是別人和你怙了氣了，還是我得罪了你呢？」寶玉搖手道：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」黛玉道：「那麼着為什麼這麼傷起心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只想着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沒有趣兒！」黛玉聽了這話，更覺驚訝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？」寶玉道：「也並不是我發瘋。我告訴你，你也不能不傷心。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都聽見看見了，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為什麼要嫁？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。還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，如今寶姐姐家去了，連香菱也不能過來，二姐姐又出了門子了，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，弄得這樣光景。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，誰知太太不依，倒說我跋扈，混說，我又不肯言語。這不多幾時，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。若再過幾年，又不知怎麼樣了。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裏難受起來。」黛玉聽了這番言

語，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發，嘆了口氣，便向裏躺下去了。紫鵲剛拿進茶來，見他兩個這樣，正在納悶。只見襲人來了，進來看見寶玉，便道：「二爺在這裏呢，老太太那裏叫呢。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裏。」黛玉聽見是襲人，便欠身起來讓坐。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。寶玉看見道：「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話，你也不用傷心。你要想我的話時，身子更要保重纔好。你歇歇兒罷，老太太那邊叫我，我看看去就來。」說着往外走了。襲人悄問黛玉道：「你兩個人又爲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爲他二姐姐傷心，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，並不爲什麼。」襲人也不言語，忙跟了寶玉出來，各自散了。寶玉來到賈母那邊，賈母却已經歇晌，只得回到怡紅院。

到了午後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，甚覺無聊，隨手拿了一本書看。襲人見他看書，忙去沏茶伺候。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，隨手翻來，正看見曹孟德『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』一首，不覺刺心。因放下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時，却是晉文。翻了幾頁，忽然把書掩上，托着腮只管癡癡的坐着。襲人倒了茶來，見他這般光景，便道：「你爲什麼又不看了？」寶玉也不答言，接過茶來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，也只管站在旁邊默默的看着他。忽見寶玉站起來，嘴裏咕咕囔囔的說道：「好一個『放浪形骸之外』！」襲人聽了，又好笑又不敢問他，只得勸道：「你若不愛看這些書，不如還到園裏逛逛，也省得悶出毛病來。」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，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。一時走到沁芳亭，但見蕭疎景象，人去房空。又來至蘅蕪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門窗掩閉。轉過藕香榭來，遠遠的只見幾個人，在蓼溼一帶欄干上靠着，有幾個小丫頭，在地下找東西。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看

他泚上來不泚上來。』好似李紋的語音。一個笑道：『好，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上來的。』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。一個又道：『是了，姐姐你別動，只管等着，他橫豎上來。』一個又說：『上來了。』這兩個是李綺那岫烟的聲音。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頭兒往那水裏一擲。咕咚一聲，四個人都嚇了一跳，驚訝道：『這是誰這麼促狹，嚇了我們一跳？』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，笑道：『你們好樂啊！怎麼不叫我一聲兒？』探春道：『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，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。沒什麼說的，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。剛纔一個魚上來，剛剛兒的要釣着，叫你嚇跑了。』寶玉笑道：『你們在這裏頭，竟不找我，我還要罰你們呢。』大家笑了一回。寶玉道：『咱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。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，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。咱們誰先釣？』探春便讓李紋，李紋不肯。探春笑道：『這樣就是我先釣。』回頭向寶玉說道：『二哥哥你再趕走了我的魚，我可不依了。』寶玉道：『頭裏原是我嚇你們頑，這會子你只管釣罷。』探春把絲繩拋下，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鰱兒吞着鉤子把漂兒墜下去，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却是活迸的。侍書在滿地上亂抓，兩手捧着擱在小磁罈內，清水養着。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。李紋也把釣竿垂下，但覺絲兒一動，忙挑起來，却是一個空鉤子。又垂下去，半晌釣絲一動，又挑起來，還是空鉤子。李紋把那鉤子拿上來一瞧，原來往裏鉤了。李紋笑道：『怪不得釣不着。』忙叫素雲把鉤子敲好了，換上新蟲子，上邊貼好了葦片兒。垂下去一會兒，見葦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來，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瓜兒。李紋笑着道：『寶哥哥釣罷。』寶玉道：『索性三妹妹和那妹妹釣了我再釣。』岫烟却不答言。只見李綺道：『寶哥哥先釣罷。』說

着，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，探春道：『不必儘着讓了。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，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。』李綺笑着，接了釣竿兒，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。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個，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，探春纔遞與寶玉。寶玉道：『我是要做姜太公的。』便走下石磯，坐在池邊釣起來。豈知那水裏的魚看見人影兒，都躲到別處去了，寶玉掄着釣竿等了半天，那釣絲兒動也不動。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，寶玉把竿子一幌，又嚇走了。急的寶玉道：『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，他偏性兒慢，這可怎麼樣呢！好魚兒，快來罷，你也成全成全我呢！』說得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見釣絲微微一動。寶玉喜得滿懷，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釣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兩段，絲也振斷了，鉤子也不知往那裏去了。衆人越發笑起來。探春道：『再沒見像你這樣兩人。』正說着，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：『二爺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』五個人都嚇了一跳。探春便問麝月道：『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？』麝月道：『我也不知道。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，叫寶玉來問。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。』嚇得寶玉發了一回獸，說道：『不知又是那個丫頭遭了瘟了。』探春道：『不知什麼事，二哥哥你快去。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。』說着，便同李綺岫烟走了。

寶玉走到賈母房中，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。寶玉看見無事，纔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賈母見他進來，便問道：『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，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瘋道士治好了的。那會子病裏你覺得是怎麼樣？』寶玉想了一回，道：『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，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，疼的眼睛前頭漆黑，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。躺在炕上，覺着腦袋上加了

幾個腦箍是的。以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。到好的時候，又記得堂屋裏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裏來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。我的頭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」賈母告訴王夫人道：「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。」說着，鳳姐也進來了。見了賈母，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，說道：「老祖宗要問我什麼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還記得怎麼樣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也全不記得。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。有什麼拿什麼，見什麼殺什麼，自己原覺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」賈母道：「好的時候還記得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是的，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。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和纔說的一樣。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，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。倒是這個和尚道人，阿彌陀佛，纔是救寶玉性命的。只是沒有報答他。」鳳姐道：「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病來呢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問你太太去，我懶待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纔剛老爺進來，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帳東西，邪魔外道的。如今鬧破了，被錦衣府拿住，送入刑部監，要問死罪的了。前幾天被人告發的，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，賣與斜對過當舖裏。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，潘三保還要加，當舖裏那裏還有。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。因他常到當舖裏去，那當舖裏人的內容都與他好的。他就使了個法兒，叫人家的內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亂起來；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，果然見效。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。豈知老佛爺有眼，應該敗露了。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個絹包兒。當舖裏人檢起來一看，裏頭有許多紙人，還有四九子很香的香。正詫異着呢，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。這裏的人就把他拿住，身邊

一搜，搜出一個匣子，裏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，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，立時送到錦衣府去，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。所以知會了營裏，把他家中一抄，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幾匣子悶香。炕背後空屋子裏掛着一盞七星燈，燈下有幾個草人，有頭上戴着腦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釘子的，有項上拴着鎖子的。櫃子裏無數紙人兒，底下幾篇小帳，上面記着某家驗過，應找銀若干。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。『鳳姐道：『咱們的病一準是他。我記得咱們病後，那老妖精向趙姨媽處來過幾次，要向趙姨媽討銀子。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，兩眼瞋雞是的。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，總不知什麼緣故。如今說起來都原來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這裏當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人治我。寶玉可和人有什麼譬呢，忍得下這樣毒手。』賈母道：『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，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。』王夫人道：『這老貨已經問了罪，決不好叫他來對證。沒有對證，趙姨媽那裏肯認帳。事情又大，隔出來外面也不雅。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。』賈母道：『你這話說的也是。這樣事沒有對證也難作準。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，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！罷了，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和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。』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。鳳姐趕忙笑道：『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！』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。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，『我和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』正說着，只見玉釧兒走來，對王夫人道：『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，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。』賈母道：『你去罷，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。』王夫人答應着，便留下鳳姐兒伺候，自己退了出來。

回至房中，和賈政說了些閒話，把東西找了出來。賈政便問道：「迎兒已經回去了，他在孫家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迎丫頭一肚子眼淚，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。」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政嘆道：「我原知不是對頭，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，教我也沒法。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還是新媳婦，只指望他以後好了好。」說着，嗤的一笑。賈政道：「笑什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笑寶玉今兒早起，特特的到這屋裏來，說的都是些孩子話。」賈政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。賈政也忍不住的笑。因又說道：「你提寶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來，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裏也不是事。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，生兒若不濟事，關係非淺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，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，也是南邊人。但我想南邊先生情性最是和平，咱們城裏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，鬼聰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；胆子又大，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，一日哄哥兒是的，沒的白耽誤了。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。如今儒太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，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，不至以顛預了事。我想寶玉鬧着總不好，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說的很是。自從老爺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擱了好幾年。如今且在家學裏溫習溫習也是好的。」賈政點頭，又說些閒話，不提。

且說寶玉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，說老爺叫二爺說話。寶玉忙整理了衣服，來至賈政書房中，請了安，站着。賈政道：「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？雖有幾篇字，也算不得什麼。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；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。如今可好了？我還聽見你天天

在園子裏和姊妹們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，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。就是做得幾句詩詞，也並不怎麼樣，有什麼稀罕處。比如應試選舉，到底以文章為主，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。我可囑咐你，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，單要習學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，若毫無長進，你也不用念書了，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。」遂叫李貴來，說：「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，一齊拿過來我看看，親自送他到家學裏去。」喝命寶玉：「去罷，明日起早來見我。」寶玉聽了，半日竟無一言可答。因回到怡紅院來。襲人正在着急聽信，見說取書，倒也歡喜。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，欲叫攔阻。賈母得信，便命人叫過寶玉來，告訴他說：「只管放心先去，別叫你老子生氣。有什麼難為你，有我呢。」寶玉沒法，只得回來，囑咐了丫頭們：「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學裏去呢。」襲人等答應了，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。次日一早，襲人便叫醒寶玉，梳洗了，換了衣服，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，拿着書籍等物。襲人又催了兩遍，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，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。書房中小廝答應：「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，裏邊說梳洗呢，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心裏稍稍安頓，連忙到賈政這邊來。恰好賈政着人來叫，寶玉便跟着進去。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，帶了寶玉上了車，焙茗拿着書籍，一直到家塾中來。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。代儒站起身來，賈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請了安，代儒拉着手問了好，又問：「老太太近日安麼？」寶玉過來也請了安。賈政站着，請代儒坐了，然後坐下。賈政道：「我今日自己送他來，因要求託一番。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

事。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，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謔亂道的。就是好了，也不過是風雲月露，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。』代儒道：『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，靈性也還去得，爲什麼不念書，只是心野貪頑。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，只要發達了以後再學還不遲呢。』賈政道：『原是如此。目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。倘或不聽教訓，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管教他，纔不至有名無實的自耽誤了他的一世。』說畢，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，然後說了些閒話，纔辭了出去。代儒送至門首，說：『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。』賈政答應着，自己上車去了。代儒回身進來，看見寶玉在西南角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桌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，薄薄兒的一篇文章，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裏藏着。代儒道：『寶玉，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』寶玉站起來道：『大好了。』代儒道：『如今論起來，你可也該用功了。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，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書，飯後寫字，晌午講書，念幾遍文章就是了。』寶玉答應了個『是』，回身坐下時，不免四面一看。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，又添了幾個小學生，都是些粗俗異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鐘來，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句知心話兒的，心上淒然不樂。却不敢作聲，只是悶着看書。代儒告訴寶玉道：『今日頭一天，早些放你家去罷。明日要講書了。但是你又不是很愚笨的，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，試試你近來的功課何如，我纔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上頭。』說得寶玉心中亂跳。欲知明日聽解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

話說寶玉下學回來，見了賈母，賈母笑道：『好了，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。去罷，見見你老爺，回來散散兒去罷。』寶玉答應着，去見賈政。賈政道：『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？師父給你定了功課沒有？』寶玉道：『定了：早起理書，飯後寫字，晌午讀書念文章。』賈政聽了，點點頭兒。因道：『去罷，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。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，別一味的貪頑。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學早些起來。你聽見了？』寶玉連忙答應幾個『是』，退出來，忙忙又去見王夫人。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，趕着出來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。剛進門口，便拍着手笑道：『我依舊回來了！』猛可裏倒嚇了黛玉一跳。紫鵲打起簾子，寶玉進來坐下。黛玉道：『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，這麼早就回來了？』寶玉道：『噯呀，了不得！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，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。好不容易熬了一天，這會子瞧見你們，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。真真古人說「日三秋」，這話再不錯的。』黛玉道：『你上頭去過了沒有？』寶玉道：『都去過了。』黛玉道：『別處呢？』寶玉道：『沒有。』黛玉道：『你也該瞧瞧他們去。』寶玉道：『我這會子懶待動了，只和妹妹坐着說一會子話兒罷。老爺還』

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。』黛玉道：『你坐坐兒，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。』寶玉道：『我那里是乏，只是悶得慌。這會子咱們坐着纔把悶散了，你又催起我來。』黛玉微微的一笑，因叫紫鵲：『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，二爺如今念書了，比不的頭裏。』紫鵲笑着答應去拿茶葉，叫小丫頭子沏茶。寶玉接着說道：『還提什麼念書，我最厭這些道學話。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，拿他誣功名混飯吃也罷了，還要說代聖賢立言。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，更有一種可笑的，肚子裏原沒有什麼，東拉西扯，弄的牛鬼蛇神，還自以爲博奧。這那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。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，我又不肯違拗，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。』黛玉道：『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，但小時跟着你們兩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。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，也有清微淡遠的，那時候雖不大懂，也覺得好，不可一概抹倒。況且你要取功名，這個也清貴些。』寶玉聽到這裏，覺得不甚入耳，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，怎麼也這樣勢慾熏心起來！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，只在鼻子眼裏笑了一聲。正說着，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，却是秋紋和紫鵲。只聽秋紋道：『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裏接去，誰知却在這裏。』紫鵲道：『我們這裏纔沏了茶，索性讓他喝了再去。』說着，二人一齊進來。寶玉和秋紋笑道：『我就過去，又勞動你來找。』秋紋未及答言，只見紫鵲道：『你快喝了茶去罷，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』秋紋啐道：『呸，好混帳丫頭！』說的大家都笑了。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，黛玉送到屋門口兒，紫鵲在台階下站着，寶玉出去纔回房裏來。

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，進了屋子，只見襲人從裏間迎出來，便問：『回來了麼？』秋紋應道：『二

爺早來了。在林姑娘那邊來着。』寶玉道：『今日有事沒有？』襲人道：『事却沒有。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：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，如有丫鬟們再敢和你頑笑，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。我想伏侍你一場，賺了這些言語，也沒什麼趣兒。』說着便傷起心來。寶玉忙道：『好姐姐，你放心。我只好生念書，太太再不說你們了。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，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。我要使喚，橫豎有麝月秋紋呢，你歇歇去罷。』襲人道：『你要真肯念書，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。』寶玉聽得了，趕忙吃了晚飯，就叫點燈。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，只是從何處看起！翻了一本看去，章章裏頭似乎明白，細按起來却不很明白。看着小註，又看講章，鬧得椰子下來了。自己想想：『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，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。』便坐着呆呆的默想。襲人道：『歇歇罷，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。』寶玉嘴裏只管胡亂答應。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，兩個纔也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覺，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。襲人道：『你還醒着呢麼？你倒別混想了，養養神，明兒好念書。』寶玉道：『我也是這樣想，只是睡不着。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。』襲人道：『天氣不熱，別揭罷。』寶玉道：『我心裏煩躁的很。』自把被窩褪下來。襲人忙爬起來按住，把手去他頭上一摸，覺得微微有些發燒。襲人道：『你別動了，有些發燒了。』寶玉道：『可不是。』襲人道：『這是怎麼說呢！』寶玉道：『不怕，是我心煩的緣故。你別吵嚷，省得老爺知道了，必說我裝病逃學。不然，怎麼病的這樣巧。明兒好了，原到學裏去就完事了。』襲人也覺得可憐，說道：『我靠着你睡罷。』便和寶玉槌了一回脊梁，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。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，寶玉道：『不好了，晚了！』急忙梳洗畢，問了安，就往學裏來了。代儒已經

變着臉說：『怪不得你老爺生氣，說你沒出息。第二天你就懶惰，這是什麼時候纔來！』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，方過去了，原舊念書。到了下晚，代儒道：『寶玉，有一章書你來講講。』寶玉過來一看，却是『後生可畏』章。寶玉心上說：『這還好，幸虧不是學庸。』問道：『怎麼講呢？』代儒道：『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。』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，說：『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，教他及時努力，不要弄到——』說到這裏，抬頭向代儒一瞧。代儒覺得了，笑了一笑道：『你只管說，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。禮記上說「臨文不諱」，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？』寶玉道：『不要弄到老大無成。先將一可畏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，後把「不足畏」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。』說罷，看着代儒。代儒道：『也還罷了。串講呢？』寶玉道：『聖人說：人生少時，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，實在是可怕的。那裏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。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，又到五十歲，既不能發達，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，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怕他了。』代儒笑道：『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，只是句子裏有些孩子氣。』無聞』二字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，「聞」是實在自己能發明理見道，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。不然，古聖賢有懸世不見知的，豈不是不做官的人，難道也是「無聞」麼？「不足畏」是使人料得定，方與「焉知」的「知」字對針，不是怕的字眼。要從這裏看出方能入細。你懂得不懂得？』寶玉道：『懂得了。』代儒道：『還有一章，你也講一講。』代儒往前揭了一篇，指給寶玉。寶玉看是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』。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，便陪笑道：『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。』代儒道：『胡說。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，也說沒有做頭麼！』寶玉不得已，講道：『是聖人

看見人不肯好德，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。殊不知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，人偏都不肯好他。至於那個色呢，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，無人不好的，但是德乃天理，色是人慾，人那裏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。孔子雖是嘆息的話，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。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，好得終是浮淺，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。』代儒道：『這也講的罷了。我有句話問你：你既懂得聖人的話，為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？我雖不在家中，你們老爺也不會告訴我，其實你的毛病我却盡知的。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？你這回兒正是「後生可畏」的時候，「有聞」，「不足畏」全在你自己做去了。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，再念一個月文章，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。如若懈怠，我是斷乎不依的。自古道：「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」你好生記着我的話。』寶玉答應了，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，不提。

且說寶玉上學之後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，襲人倒可做些活計。拿着針線要縫個檳榔包兒，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功課，丫頭們可也沒有餓荒了。早要如此，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。免死狐悲，不覺滴下淚來。忽又想到自己終身，本不是寶玉的正配，原是偏房。寶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，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。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，自然是黛玉無疑了。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。想到此際，臉紅心熱，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裏去了。便把活計放下，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。黛玉正在那裏看書，見是襲人，欠身讓坐。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：『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了？』黛玉道：『那裏能穀，不過略硬朗些。你在家裏做什麼呢？』襲人道：『如今寶二爺